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十回 明薦暗傾難國手 順留逆去試盤根

卻說包赤心欣然問道：「究竟你有何等難事，可以受彼無權，願聞其詳。」大忠笑道：「此刻且莫說，日內自然曉得。」包赤心心想道：「是了，莫非遇上麼？」大忠道：「然也。使彼智力相持，我等坐收漁翁之利。」包赤心喜道：「我正忘卻古家，古家看爾如何了。」三人同行出門，大忠獨上朝去。安萍途中別了包赤心回家，懷著狐疑，恐餘、包探訪，又未便往客卿府中照會。正在躊躇，只見駱燾進門，安萍大喜道：「來得好也。」駱燾道：「何事見教。」安萍將餘、包主意情形細細告訴，欲煩轉致客卿，使之防備。駱燾推辭道：「素未登顯要之門。」安萍道：「此皆國之大事，何可漠然！且昔時曾托寄信，致使西庶長防備，勛勞已著史冊，今為何推諉？」駱燾道：「兄有所不知，西、顧二庶長與弟原屬疏戚，惟不常往來，前時蒙囑，兄已遠去，弟勉代老伯修函遣投，非弟躬詣也。」安萍道：「清高切忌太孤，凡利濟之事，尤須贊助。今賢弟既不肯往，相煩回宅代萍作書，速致古公如何？」駱燾道：「此事我不再推，嗣後勿以俗事相強。」坐下問些常事，而後立即修書，命童子送到古府。

且說余大忠上朝，到挹露樓見駕，謝賜《武略》。島主問道：「議論可好麼？」余大忠奏道：「國家當興，天賜奇才輔佐主上。歷來莫可伊何者，皆設立良規，省費無算。臣雖不知兵，以春水河、玉砂岡而論，自然切中款竅。」島主道：「今五風島進有華雛，卿可觀之。」只見小監提著水晶籠，約徑尺寬闊，內中有墨鳥一雙，小巧玲瓏。來到樓前，見樹木有含蕊者，有已開者。島主親手揭起閘門，放出一隻，昂立籠頂，延頸而鳴，聲音抑揚，滑滑瀝瀝，若有百千轉折。

渾身毛片抖撒開來，五色光彩，燦爛耀目。凡含葩之花，陸續齊開。華雛振翼嚶鳴，斜穿顧繞，所過花枝，小瓣紛紛離落，並無半片著地。歌停舞畢，仍然飛到籠頂，惟見簇三堆花瓣。

籠中之鳥，划然發聲。只見瓣漸縮小，華雛早露，花瓣俱入於五彩翎下，彩翎又漸縮入，色仍轉元，依然一隻小小墨鳥，自投門入。籠中者，渾身俱轉瑩潔，白毛與水晶無別，飛出直入花叢，立於最高枝頭，舉首長鳴，清啾如笛，身大腳高，與鶴相似。忽見花內如旋風捲雪，紛紛俱向華雛身下尾上裹來，華雛鼓翼庇之，鳴罷收身還籠，翎內隱隱各色花心，馨香滿溢。

余大忠贊道：「異哉！」島主道：「此雛不飲不食，一歲一放，便免饑傷，能辟惡毒蟲蟻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不僅供玩，且有大益，真係奇珍。曾聞百鍊關產百香駒，今此華雛實堪匹敵。」島主道：「何為百香駒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此物獸身而禽毛，其行甚速，過於奔馬。週歲之後，翎毛長成，風起飛去。蓄之者歲，再去其長翎。三歲後，即不復生矣。凡花放時，眠於茵莎之上，張開毛羽，翕收芬馥。遍身十二翻，分貯四時花氣，芬溢充滿十丈，直待新蕊將放，宿香始消。」島主歎息道：「此聚香駒也，產於木龍嶺石板崖，亦不常有。將其翎置茵褥之下，能醒痲痺，而今更莫道矣！」大忠道：「去年主上曾將四關委庶長、客卿，未知如何回奏？」島主道：「迄今未復。」大忠道：「四關實心腹之患，不似浮金等處，西庶長反置度外。有人斟酌，驚架之勢釀成，將來貽害非淺。古客卿具如許大才，應請趁早著其專辦，不然，他時四關齊心並力，如韓、趙、魏之分晉國，悔將何及！」島主道：「卿言甚善。」乃命侍監勞崇，召客卿到清寧殿。

島主問道：「前以四關，煩卿籌劃，未知有何妙策否？」客卿奏道：「各將之來由情形，臣雖知其大概，而一切仍須訪詢的確，策尚未定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惜大忠無才，不然一見勝於百聞，往而觀之，自可因形勢以措置。」島主道：「客卿肯為寡人行乎？」客卿道：「上命豈敢不遵！但願寬臣銜勒，使得便宜行事。」島主道：「閫以外，卿俱主之，寡人弗與聞。」客卿乃謝恩，出朝回府，家丁呈書稟明，開函看畢，知係安萍照應，投爐焚去。門官報道：「顧相爺到。」客卿出迎，顧庶長問道：「聞先生奉命注視四關，豈不中了奸人之計。」客卿道：「奉命辦事，不知何為中奸人之計？」顧庶長道：「先生辭婚，大拂餘、包私意，故薦巡四關，係借悍將之刀以殺先生也！」

何不邀彼同往？」客卿道：「同去反多瞻顧，不如獨行為便。」顧庶長道：「願先生小心。茲有《邊記》一冊，乃四關歷來情形及各將心性，請存覽之，以定先後所宜。」客卿喜道：「承教。」庶長別過，客卿令召募車夫，有能推五百斤、行八百里、熟悉地利人和，願得青貝百枚，唯命是聽。客卿如數給之。平無累領去，片刻復人，稟道：「車已齊備，請即起程。」客卿命家人搬出行李，交平無累，也不帶跟隨，便出門上車，命往東南進發。離黃雲城，逶迤行去，晚來投宿。

次日，見山逕險隘處，俱砌有未礪。客卿問道：「可知立於何時？」平無累答道：「樊庶長所設，上置車輪飛雷等件，有警則近民共登而守。」客卿歎道：「可謂盡心王事矣！」平無累道：「雖然盡心，卻也有過。」客卿道：「何也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家人瞞著，常多索詐焚貪，四關之不供稅，豈獨權幸罪也！」客卿道：「樊庶長豈容縱家人苛勒耶？」平無累道：「非容縱也，知之而惟驅逐，未聞重懲，群小不懼，後來皆效尤耳。」問罷，客卿又道：「汝素做何生理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惟知農與御耳。」客卿道：「御術何如？」平無累道：「不疾不徐，心閒力逸，千里獨劍。」客卿道：「西庶長家人如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西庶長待下太嚴，受賊無論多寡，皆以軍法從事，雖犯者絕少，然不可為訓。」客卿道：「為什麼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有其德方可用其嚴，不然必死於小人之手。」客卿道：「西庶長之德如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所入俸祿，盡分以周急，進任之初，即慎其選，有功必賞，是以重刑而人不怨耳。」客卿道：「顧庶長如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顧猶樊耳。」古璋道：「包、餘若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蝮蠱之群，安有善類。」客卿道：「古家如何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更甚於顧。」客卿驚道：「職處問書，從何索勒？」無累道：「正為此耳。當茲未與事之時，見士聲色，已有庶長門官形狀，將來豈不更甚！」客卿笑道：「還朝當易之。今奉命往視四關，汝意以為當怎麼辦？」平無累道：「顧庶長精詳國事，聞與會議，豈無成竹？」客卿道：「雖有所見，汝試亦為籌之。」平無累道：「可用者用，不可用者除，所難者在通明關耳。然龍遜勇而寡謀，其子智而多力，實非有心叛逆者，皆為權幸所誘，如能伏通明，諸處自可措手矣。特牛市乃大忠之姻婭，苟剛為權幸之外府，彼有恃而無恐，自不能不動斧鑿耳。」客卿點頭，問道：「晚矣，離宿頭遠近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到八曠猶有三十里，過八曠便係通明。」客卿道：「黑矣，如何得到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前係東南大路，平坦好行。」乃將扣祥重繫，軸上加脂，執定雙竿，兩前三卻，殷殷直往，如馬奔馳，耳內若風雨之聲，霎時已到八曠集，下車投宿。

次早清晨起來，只見店主呈東稟跪道：「有通明鎮將龍遜請安，在外伺候。」原來龍遜初接飛報，知客卿巡察，便礪兵秣馬。及聞單車而來，始放下疑懼之心，與於龍街計議，先以禮迎，即試其才，如無實學，然後執而辱之。是以特至八曠迎接。當下客卿道：「傳來。」店家出去，只見一個彪形將官進來，濃眉大眼，闊嘴方頤，於階下參謁。客卿進步扶起，攜手上階，道：「有勞將軍遠涉。」龍遜躬身答道：「客卿為天降大賢，末將雖聞駕巡四部，因未知先到何方，是以接遲，望恩寬宥。」客卿道：「巡視乃問邊方疾苦及各鎮將軍數年阻抑，如苛小事，是重擾也。」只見外面四個將官捧盤膝行，直至階前。龍遜下取呈上，客卿道：「無庸，可將回去。」龍遜道：「粗率菲芹，望賜加箸。」客卿不拂其意，膳畢出店，只見夾道俱跪著戎裝將軍。客卿向龍遜道：「甲冑之士不拜，今行此禮，將軍之過也。」平無累叱道：「免！」兩邊班聲如雷。上車行過八曠集，到富源河，前面已係排華嶺。只見頂巔有如包裹，一球一球，自上墜下。

平無累問龍遜道：「龍將軍，此何物也？」龍遜笑道：「末將犬子龍街等戲耍。」車到嶺下，卻是一群十餘歲的小兒，捆紮齊楚，分列兩行。

有虎翼狼頭字樣兩竿領幡。一個童子執著令字角旗居先，率眾伏跪路旁，稟道：「通明關孩兒軍士迎接客卿。」平無累道：「免！」龍街領群兒齊起，如飛向前上嶺，將旗三搖，結成一陣，到車前跪稟道：「小卒龍街，請賞賜陣名。」客卿看那陣形如

魚，大頭猛嘴，尖尾勁翅，氣勢雄強，陰係鯊魚，乃道：「變。」龍街執旗，入陣移動，變成參差橫形，旁銳如斧。龍街出來，客卿叱道：「變。」龍街又入陣，將旗招展，周巡出陣。客卿看形，鸞環如虹，又令道：「變。」龍街將旗一卷，陣即收聚，團結如盤。客卿道：「變。」龍街將旗三展，變作一字。客卿道：「再變。」龍街擺旗，復變初形。

客卿道：「止於斯乎？」龍街道：「止於斯爾。」客卿道：「此陣七十二變而成飛龍，又二十四變，始得翔鳳。今才五變，乃方圓曲直說之初，奈何說止？」龍街道：「請示如何破法？」客卿道：「陣者，活法也，止如山嶽，不能動移；動如風雨，不可遮遏。須制之使呆，然後能破。破鯊魚當用四軍，一擊其尾，二絆其翅，以一自口中入，分穿腮出，而截其腰。破接蟹，須用三軍，二軍掣制其敖，勿衝其旁，一軍擊其腹。破長虹，惟剪其中。破老電，不可入腹，惟用一軍攻其前游兵，周圍邀截。帶魚者，長蛇也，首在陣中，尾居陣外，須用三軍，先用強軍擊尾，其首即至救護，旁出強軍迎其首，密使騎兵截其項，項斷，陣方能破。」

龍街驚訝，跪下道：「今日始聞仙論，從前俱謂無敵，望客卿將全陣變化俯教，沒齒不忘。」客卿笑道：「請起，些微小事，何必如此？」龍遜道：「陣能入否？」客卿道：「軍士皆國之爪牙，何必自傷。」龍街向龍遜道：「父親不必持疑。」龍遜亦喜。

龍街帶著平無累御車，入通明關來。但見峰巒端聳，拔秀非常。客卿疑龍街文武兼全，回頭問道：「可善詩文？」龍街忸忸道：「人素遺冊籍。」客卿道：「厭棄書卷，安能與古為徒！既欲學陣全法，不通文義，郊何縷分瑣解？」龍街道：「小人生成愚魯，猶不足奇，合關無識字者。胥役先以通明為最，後來突然盡行糊塗，所以胥役皆募他方人氏，不解到此逾時亦漸昏憤，化為強悍。」客卿道：「怪哉！此處可有善堪輿者？」龍街道：「無。」龍遜道：「關內從前人多財寡，有胡堪輿先生調賦波河來源太直，興工築起半壁，至今賴之，家戶不致饑寒。」客卿道：「離此若干途程？」龍街道：「在天椽山下，約遠二里。」客卿道：「且去看來。」龍街道：「請歇息再去。」客卿道：「不必。」龍街乃推車出關，龍遜指前石壘道：「此即係胡先生所造。」客卿命過石壘，見單峰入漢，名曰天椽，兩旁重疊排列如矛如箭。客卿道：「速將所築拆毀，定主文風興盛。移此石塊於下流五里，堆作夾礮，自可免於貧寒。」龍遜不解，客卿道：「有此秀峰秀水，而築壁以阻斷之，偏遏清貴吉流，使自穴入，自必文衰武暴，若不拆毀，定多凶亡！」龍街道：「是啊，歷歷按之，諸有名者，皆非善終，得毋由此？」龍遜命軍士立刻動手拆除。

客卿回關，龍遜父子恭敬不暇。住過兩天，見其心誠，問龍遜道：「將軍知過麼？」龍遜躬身道：「惟求指示生途。」客卿道：「無他進表，請貶貢稅如初。主上寬宏，自不加罪。」龍遜稱謝，令記室具稿拜本，自貶請罪。客卿問關政及各屬事務，不合義者，悉令去之。終朝談忠論孝，龍遜父子感化服輸。遂後，乃出《陣圖》《藥方》各一冊示之。龍街驚喜，如法揀選，修台齊全，晝夜鑽研，理勢未通徹處，求解全悉。

及至二十五天，走本將官方才回來，奉到恩命，前事免議，小心供守。龍遜父子大悅謝恩。客卿起身往百鍊關，龍街告訴龍遜，欲隨行親炙。龍遜只得此子，雖不能忍，因見客卿賢而多才，實心敬信，割愛允從。龍街收拾行囊，出外吩咐虎翼狼頭將士。二軍哄然。有隊長命餘先、餘佑等請道：「眾軍受小將軍恩教，情同父子，今小將軍獨隨客卿，使眾何歸？」龍街道：「我豈肯輕舍諸卿，因學問淺薄，今欲隨天使以求教益耳。」隊長道：「眾軍亦願為天使執鞭，辛苦無辭。」龍街道：「此事我不能作主，須稟請示，再看如何。」大眾道：「求小將軍善言。」龍街應諾，入內稟請。客卿允從。乃使兩軍治裝，每五人同一車，一千人共用二百輛，半日俱齊，護擁出關。

余先領狼頭在前，余佑領虎翼在後，往西南進發。龍遜步到青蛇嶺，平無累稟知客卿，辭使回去。一行經由赤尾坡，沿路均係組壁丹崖。望見紫驊嶺，頭北尾南，形勢超躍，直似天馬騰空之像。緩緩推上嶺巔，視南邊復有中紫驊嶺，小紫駒嶺，本國東西形勢了然在目。遠近山岡俯極萬狀：北邊峰嶺峻嶮，連障交巒，入霄撐漢，目不能窮；南望槽湖，汪洋浩淼；北望京城，岫裏峰包；西望老人峰，拄杖僂立；東望鳳翅鋪張，奇觀難捨。

下嶺過老人峰，行五天，到百鍊關，卻係個大峰，形如老猿，腳底係深溪。關居山隈，回望老人峰，在紫驊嶺下，正如老者欲上騎的情景，馬亦有受勒之勢，不似赤尾坡奔騰形狀。

龍街道：「楊昆如何不迎接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守將如此，關可襲而取也。」客卿道：「且速進關。」平無累先行，驅兵趨到，守軍放下關來，平無累大吼趕上，雙手托起，餘先領軍如風而入。平無累低頭閃進放手，掣出雙劍，呼喊上城。譙樓兵丁，駭得飛跑。平無累將鐵閘盤起，後軍盡入。

只見楊昆領兵前來，龍街呼道：「平將軍不須動手，楊將軍可快迎接天使。」楊昆見係龍街，大驚答道：「天使何在？」龍街道：「車中不是麼？」楊昆看見客卿，慌棄戈下騎參見。

客卿躬身扶起道：「聞將軍原是正人，因為賊所誘，誤獲重愆，而今持兵拒戰，卻是何理！」楊昆赧顏答道：「素性愚暗，誠如天使所諭。今聞有兵，不知何處來的，是以荷戈問訊，懇天使原有。」客卿道：「原係分內之事，誰能責汝！但兵已入關而始知，成何將體！」楊昆唯唯，隨進營門。

客卿點視軍將，見眾將官俱有不平之色。客卿問道：「驍將可俱驍勇麼？」有個名喚閻長的答道：「敢請命試。」龍街怒其無禮，正欲喝叱，只見平無累稟明客卿，下來道：「何樣試法？」閻長道：「十八般武藝聽點。」平無累笑道：「個對個試，無甚意味，饒爾們十將，我只單身要要如何？」閻長道：「須稟天使。」平無累道：「請。」閻長向前躬身稟道：「平爺藐視小將等，言以單身敵十個，器械無情，理當求示。」客卿道：「器械無情，難免傷損，不用器械者准。」閻長退下。

平無累見營門外左右俱有金角端，足高三尺，每個約重七八百斤。平無累向前提起一個放下，道：「你們來看！」諸將雖然吃驚，閻長硬嘴道：「原說單身敵十，這角端難道十人抬不起麼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抬抬看。」閻長等五人同前用力抬起。平無累道：「好，再來。」又雙手升高放下道：「學這樣子。」閻長等十人齊上，亦升高起來。平無累道：「好！」乃左手擦衣，右手擎起，繞營回來放下道：「請。」十人招呼舉起行去，奈手力腳下不齊，未曾移動十步，早將角端拋落。閻長腿遭壓倒，血流滿地，大叫一聲，昏迷不醒。

客卿取出靈丹，命將腿捆縛起來，用童便將藥化開灌下。喚楊昆責道：「似此庸材，如何使充驍將！令營內軍道，無論將官軍士，有二人升起角端者，補充。」將士得令，紛紛前來試手。升高者只有十二個，皆是軍士，查點姓名，曰：童微、隆達、吳淇、越豐、乜瑩、曾東、茅游、蔚然、饒拱、晁照、犀利、辛葵。令將素習兵器使驗，眾將領命，各呈所能。客卿見俱精熟，命盡補驍將。

忽見閻長喊道：「好也，好也！」軋軋起來。眾將道：「快謝天使仙丹。」閻長慌慌叩頭。客卿令原來十名驍將，均補軍士之數，待立功時再行升復。又責楊昆道：「有才如此，而使沉埋，顛倒極矣！」楊昆道：「驍將俱係公舉，小將並無偏愛。」客卿道：「什麼公舉，不過係夤緣！爾只顧徇眾，那管政務？設有用時，豈但送他性命，敗誤國事非淺，爾的身家安能保乎！」楊昆叩頭稱謝，客卿命收檻車。在關上耽住五天，訪民疾苦，俱訴稱楊昆愛惠。乃釋出檻車，去職銜，仍使極領關事，有功再復，獲罪即誅。楊昆感服。

客卿起身，欲往淦中關。楊昆稟道：「請先往滋榮。」客卿道：「何也？」楊昆道：「今有滋榮關牛市，使人送書，約末將同心舉兵，殺往京城，中有包、餘內應。小將蒙天使指醒，豈敢隱匿？請乘牛市備尚未全，迅往平之！」客卿道：「如此足見將軍向來為人所誤，請問貴關所產軍需何件？」楊昆道：「槍鋒箭鏃銀藤，著肉斷筋草，各處皆取於茲。」客卿道：「可如此如此。」楊昆領命。客卿吩咐平無累，又呼十員驍將前來叮囑。留下平無累，自同龍街，帶童微、茅游起程往淦中。百鍊軍民將士奔送，無不下泣。

客卿由方中坂直行太白山，上送琴嶺，五日到天乙岩，瞭望淦中關。龍街指道：「關內似有排陣之形，想必操演。」客卿道：

「此處離彼約有若干路？」茅游道：「自峰上至腳下十里，再進至關內三十里。」客卿道：「可在此山隈中住下。」龍街稟道：「小將請先暗入關。」童微道：「須同茅游去，他的表兄盧咸家在關內，同去自免盤詰。」客卿依允，吩咐小心。

茅游叫眾軍將所帶銀藤俱拿出來，裝滿大車，同龍街挽推往途中。到得關前，守門將士盤詰，茅游答道：「百鍊關來賣銀藤者。」盤詰的道：「投誰行內？」茅游道：「向來俱係托寶門表兄盧咸貨賣。」盤詰的道：「原來係盧鹹的表兄弟，離百鍊關幾日了？」茅游道：「六日。」又問道：「天使可好麼？」茅游道：「愛兵民如子弟，闔關歡悅。」又問道：「可曾動身來？」茅游道：「聞說起程，想亦將到。」盤詰的道：「不錯，爾今銀藤來的甚好，可速同盧咸貨易。」茅游謝道：「如果得價，伙計們改日奉候。」盤詰的戳上盤清戳記，二人直推進關。

卻說途中鎮將苟剛，平素自持才智，心懷覬覦，結好三關：牛市乃勇猛之夫，彼即極其諛美；龍遜紀律嚴肅，彼外加尊崇，內實忌之；楊昆土產富饒，彼則時使饋遺，無而皆有，器用犀利，糧食充足。西庶長出駐雲平嶺，更坦然無忌。及聞客卿巡邊，又接大忠書囑，愈加暢懷。探知龍遜歸正，楊昆受檻，吃驚道：「古璋係什麼三頭六臂、七心八膽的人，這般利害！」即刻通知牛市，關內安備周詳，只待到來戰鬥。這晚巡視回衙，登樓飲酒畢，忽見草場火起，數堆皆著，慌發令箭命游兵撲息，毋許出聲。守關者不得救火，下班軍士各守要路，嚴查奸細。且說龍街、茅游進關，到寶門行內，盧咸出差離家，伙計迎接。二人住下，周圍看過。晚來將銀藤解開，用火鍛鍊。

原來這銀藤初時色黑有光，後復變白，燦爛如銀，其輕如竹，軟如繩；惟於火上烘鍛，始堅如鐵，以水浸二日復軟。然火候未到，則不鋒利而易卷；火候過足，則性烈而易折。凡看火候，最為緊要，細校可為弩箭，粗乾可為槍矛，老根可為鞭鋼。

當下茅游代龍街選得兩隻細的，鍛作雙槍，自選粗的鍛作鋼鞭。已是二更時分，出門觀看，並無人行，乃藏好器具，趕到草料園中，取出發火筒，每堆各於上風安入，點著緩線，仍然回到行內。閉戶仰望，霎時滿天通紅，人聲嘈嚷，乃湊勢同持器械，開門奔關。途中行者卻少，走到路口，見有數十搭鉤軍士，鞭打槍刺，直向前行。旁邊突出兩隊游兵，緊緊裹況二人相倚，盡力衝擊，奔到門邊。龍街敵住後兵，茅游打開大鎖，童微等接個正著，齊擁入關，兩隊追兵不曾放走半個。

只見苟剛率親兒軍，橫著狼牙棒，飛騎衝來，撞見童微，兩下並不搭話，棒擗往還。童微力敵不祝苟剛看見乘車指揮者，料是客卿，乃丟了童微，斜刺裡驟騎飛到，舉起狼牙棒。

童微先見苟剛不戰而去，料其必犯客卿，便逕奔車前，苟剛恰到，急舉擗迎棒，力太猛，將擗打斷，童微持著擗柄架攔。只見余先領軍圍攔將來。

苟剛見勢，急忙殺出，正撞著龍街，舉棒便擊。龍街雙槍架開，回棒又到。戰有數合，龍街左槍逼開狼牙棒，右槍刺去，正中苟剛，大叫敗下陣去。餘先開弓發矢，正中肩後，苟剛忍痛加鞭欲逃，龍街取出金錘，策馬迫到，飛擊打翻下騎。眾軍士向前捆縛押回。龍街復舉槍同茅游往衙中殺去，餘弦將親兒軍殺得七零八落。客卿見苟剛已擒，傳令「首惡已獲，與諸人無涉，不得亂殺」，鳴金收兵。龍街等已入衙中，聞得金聲，即屯紮以待。

客卿到來，時將天亮，擊起集議鼓，眾將官陸續俱到。客卿將簿點視，諸將內除殺死七人，仍有十名因傷重不能前來。

又有一名苟誼不到。客卿查問，隊頭稟道：「苟誼現在獄內。」客卿問故，隊頭道：「苟誼係苟剛族人，因見所為非禮，泣諫數次。苟剛令其往結西北漠漠等島，再三不從，苟剛大怒，革其官祿，幽於禁中。」客卿道：「此賢者也，引入。」隊頭與苟誼道明緣故，苟誼向前參見。客卿扶住道：「足下以忠義為心，真堪師法，如何為此形跡？」苟誼道：「天使天才，誼願泥首久矣，今日幸逢，安敢負其素志！」客卿再三不受，行賓主禮，攜手出牢。

到衙來，見苟剛披髮垢面，縛在定魂樁上。苟誼不忍，跪下懇求全其首領。客卿道：「此係國法，璋不便作主。」苟誼道：「天使雖謂苟剛有逆意，卻未見有反形，寬之不失為罪疑惟輕之意。」客卿道：「自有調處之法，本應在此臬示，足下既諄諄代請，惟有解到都中，聽主上定奪。」乃命押上囚車，苟剛解下定魂樁，見苟誼尊榮，已檻往都，忿恨氣結，登時斃命。客卿道：「雖然已死，典刑難廢，斬首揭示三天，然後拖埋。妻子從寬免議。」令訖，再與苟誼坐定，問道：「不佞將往滋榮，足下有何高見？」苟誼道：「牛市素性狂獷，久有無君之心，今聞三關俱定，其心懼而慎，其謀險而急。為今之計，不可從內出，必須從外人，可免沿途隘塞暗伏之謀，且突然臨之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。」客卿鼓掌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璋即動身，途中諸務，敢屈足下辦理。」苟誼道：「素不諳臨民，請另換能士，誼願隨往滋榮。」客卿道：「現在乏人，視今左右無出足下上者，幸勿過卻。況前亦係朝廷臣子，並非苟剛之屬，奈何避小嫌而罔顧國事！」苟誼不能推，乃權領關事。

客卿次日將軍分為二陣，凡著傷者，俱令坐車，使童微率之，用天使旌旗，由內緩行；自率龍街、茅游帶著勁軍出關外。由度周谷一路進發，過豪豬溪、陽權湖、陽光潭、瑤光渡，到牛尾山，連夜行到關前，方才六天。

卻說牛市不比三關父子相傳，乃係自他本身逆起，生來力太，能於陸地行舟。本性許氏，產時居近市集，以市為名。世業種植，因年荒，投充滋榮卒伍。鎮將牛伍山，見其勤勞有力，用為親軍，嗣又認為義子，故改姓。牛伍山甚愛厚之。

牛市得意，便交朋友，軍中奸徒皆為之用。後隨牛伍山出獵到大種坡，逐出一隻斑斕大蟲，見牛市在前，情急便撲。

牛市撩衣側身，左手按住項，虎不能動，用尾掃來；右手削折尾根，抓住項皮，執著虎尾，翻異回來。伍山大喜。牛市四顧無人，行到伍山面前，將虎望身上拋擊，伍山驚倒。大蟲得脫，也不暇咬人，拚命奔逃，左爪踏在伍山面上，頭顱已碎，眉目嘴鼻糊成一餅。牛市乃追向前，擒著逃虎。續有兵將趕回，圍住牛伍山之屍。牛市假哭，將虎拿到，揮起右拳，也將頭顱打碎，用車載牛伍山屍首並虎回關。

眾人感歎，牛市猶然涕泣不收，將士調係真心，都來慰勸。首將黃健道：「各關不奉法度，已經有年，牛將軍又無後嗣，誰能承事？牛市既係義子，又多勇力，相應立為關主，未知諸公如何？」眾將道：「所議極是，誰敢不遵？」牛市便主滋榮，自謂無故。他通好各關，交結外島，欲待西庶長沒後，再行舉事。當聞客卿巡行，接得余大忠密信，乃暗使刺客於沿途守待。不意先往通明，後聞龍遜、龍街歸正，猶笑其怯，而疑非真心。隨又寄書饋送，請余大忠、包赤心從中掣肘。並送士儀，修書與楊昆，叮囑相機擒除，求其資助器用。又使人照會苟剛防備，毋使生還。後探得楊昆受縛，苟剛戮屍，復於來路水草之中，俱暗置毒藥；山林沿澤險隘之處，亦用埋伏，各事停當，專待客卿入來。

當時接得楊昆回書，極言「不意天使逕到，未及防備，忍辱含羞。今送上鯊皮五十挑，斷筋草三挑，箭簇二十二挑，槍頭三挑，銀藤二十二挑，以添資用，求為報仇雪恥」。牛市照數點人，見挑夫俱極壯健，因營內兵士大半分去埋伏，欲留在關上使用，便與押解官道：「楊將軍托我代他報仇，所來人眾，俱應在此聽差，功成自有重賞。」押解官答道：「遵令。」牛市安頓停當，探子報道：「客卿人眾於某日自途中起程，將到烏牛嶺。」牛市正欲率領兵將憑險截殺，忽接苟剛兒子苟秘飛密報，言客卿分軍為二，一由關外、一由關內前來夾攻，內外俱預防備。牛市驚道：「這古璋狡詐，明自內來，暗由外人，攻我不備。今既已知，那怕他到！」正欲抽兵埋伏關前，報到「天亮時分，忽有兵眾千餘，屯於對過雙眉塢下，不知係何處來的」。牛市道：「實在迅速，但猶欠調度，誤將奇兵作正兵，待我先行掃去，然後再除關未晚。」命取披掛、抬器械來。親軍取出烏金盔甲，抬出雙股大叉。牛市結束上馬，帶著許古、棣恭、黃尖三將，領兵出關，直向塢內殺來。正是：強兵遇著強兵，猛將恰逢猛將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